

读《吉檀迦利》，体会泰戈尔的艺术观

宋悦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 学报编辑部, 河北 石家庄 050071)

摘要:《吉檀迦利》是献给神的歌。诗中充满了强烈而真挚的宗教感情,反映了泰戈尔的艺术观来自哲学思想:三个不太认同的认同——泛神论、泛爱论和神秘主义。人神关系是泰戈尔艺术观的中心。在泰戈尔看来,“艺术的美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它的完全的和最终的目的。”

关键词:泰戈尔;《吉檀迦利》;艺术观;人神关系

中图分类号: I1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875 (2004) 06-0728-04

泰戈尔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伟大的文学家、画家、音乐家和教育家。他多才多艺,集诗歌、绘画、音乐等种种艺术潜质于一身,奉献给世界大量珍贵的艺术作品。在东西方多种文化滋养下,形成了他独特的、带有强烈印度色彩的艺术风格,也形成了与之相应的艺术观。这种艺术观反映在他的诗歌、绘画、音乐等全部的艺术创作中。

1 光与乐章

《吉檀迦利》直译是“歌之献”。献给神的歌。读后可证,果然是歌。通观全书,层次结构分明:起,诗歌由对那个神或人即无限的人的感情而来,又用以献给无所不在的这“泛神”的神,即诗中的“你”。然后,转向人间。神在人中,在各个角落,一直到明显说出既是精神又是物质的国家民族,显出时代的印迹。歌者有时说自己是乞丐;歌唱的对象有时是孩子,有时是少女是上帝,接着唱出死亡。最后是再献诗歌于不知之神。虽然所有这些诗篇是作者从孟加拉文的几个集中零星选译成英文的,但却排置得缠绵回荡,正像一有起、有结、有主题旋律又有变奏的完整的乐章。同一主题用不同的变奏来不断反复,是印度传统的音乐、舞蹈、雕刻和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手法。

不仅《吉檀迦利》的整体像乐章,无疑地那想象中的无所不在的神本身也是一位音乐家。“你使

我的心变成了你的音乐的漫天大网中的俘虏”,“他在静夜中来到;手里拿着琴,我的梦魂和他的音乐起了共鸣。”音乐成了诗人和他的神交流的隧道。在诗行的行走中,音乐家的本色无意间流露。

泰戈尔的诗,是音乐,也是画。它来自于生活,却又不是生活;它充满了色彩,却由心灵涂染;诗不是照片是图画。诗人在其风格中提供光谱般的效果。以一个画家的观察力,他能看到更多隐蔽的细节,并辨别出更加微妙的层次,他以一个光影斑斓的世界唤起我们遥远的反应,激动我们的内心深处,并刺激过去的种种印象、感情和欲望,不断地发展我们的潜质和精神力量。有人说,一切艺术的秘密是在“自我的遗忘”。诗人或艺术家,使我们心里的诗人或艺术家得到自由。

2 艺术观来自哲学思想

“我的哲学,像天际的云,能化成一阵时雨,同时也能染成五色彩霞,以装点天上的筵宴。”

笔者把《吉檀迦利》称为哲理诗,也可以把泰戈尔称为诗哲。泰戈尔的艺术观是他的哲学观点在文艺领域中的具体表现。

泰戈尔出身下层婆罗门种姓,在资产阶级自由气息的家庭中度过童年,年轻时赴英国留学,后来定居农村,又曾经到世界各地讲学。所以他哲学思想的来源很复杂,主要来自:奥义书一元论和毗湿

收稿日期: 2004 - 07 - 21

作者简介: 宋悦 (1965—),女,河北石家庄人,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传播学、艺术学、诗歌。

奴“信爱说”；佛教；印度启蒙之父罗摩·摩罕·罗易；基督教；20世纪初欧洲资产阶级反理性主义思潮代表人物柏格森、克罗齐等。但奥义书的影响是浸透血液的。他接受吠檀多宇宙观的三种实在的说明：作为最高意识或最高人格的“梵”或神；

作为可变和复杂的自然或现象世界；作为个人灵魂的“个我”或精神。他以1为一方，称为无限，以2、3为另一方，称为有限。二者的关系是他哲学探索的中心问题。“你已经使我永生，这样做是你的快乐。这脆薄的杯儿，你不断地把它倒空，又不断地以新生命来充满。”《吉檀迦利》的开篇话语，就是关于有限和无限的直悟。“梵我合一”。神的世界是无限的，而我们将归于无限。“在那里，纯白的光辉，统治着伸展的为灵魂翱翔的无际的天空。在那里无昼无夜，无形无边，而且永远，无有言说。”

但神不是虚空。他把物质性提高为一种神性的本质。他认为外部世界是真实的，运动和变化着的。“万物急剧地前奔，它们不停留也不回顾，任何力量都不能挽住它们，它们急遽地前奔。季候应和着这急速不宁的音乐，跳舞着来了又去——颜色、声音、香味在这充溢的快乐里，汇注成奔流无尽的瀑泉，时时刻刻在散溅、退落而死亡。”但在无限或神的世界里则不是运动而是静止的。奔流不息的是有限，他们急遽地向无限和永静奔去。他认为世界有规律可寻，但物质世界的规律应和人的精神规律相调和。他认为矛盾的对立是暂时的、相对的，而和谐和统一才是永久不变和绝对的。正是这些朴素的辩证的哲学思想使泰戈尔的献诗毫无说教感，他笔下神的世界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大千世界。

求与宇宙合一，生之不朽，神必当存于万物。于是西方的学者很容易地把泰戈尔的哲学称为是一种泛神论。虽然他自己对此颇为反感，而这一说法也确有不恰之处，但它毕竟反映了泰戈尔哲学的一种面貌，一种形式。泰戈尔承认吠檀多的实在——意识——欢喜，也即真、美、善或绝对的爱。他认为生命的起源、价值和意义就是爱。“我只等候着爱，要最终把我交在他手里”。“呵，我的宝贝，光明在我生命的一角跳舞；我的宝贝，光明拨我爱的心弦；天开了，大风狂奔，笑声响彻大地。蝴蝶在光明海上展开翘帆。百合与茉莉在光波的浪花上翻涌。我的宝贝，光明在每朵云彩上散映成金，它洒下无量的珠宝。我的宝贝，快乐在树叶间伸展，欢喜无边。天河的堤岸淹没了，欢乐的洪水在四散奔流。”泛爱论是诗人哲学里躲不过的又一个称呼。

“在七月淫雨的浓荫中，你用秘密的脚步行走，夜一般的轻悄，躲过一切守望的人。”“林野住了歌声，家家闭户。在这冷寂的街上，你是孤独的行人。呵，我唯一的朋友，我最爱的人，我的家门是开着的——不要梦一般地走过罢。”“孩子们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聚会。头上是静止的无垠的天空，不宁的海波奔腾喧闹。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孩子们欢呼跳跃地聚会着。”“白日已过，暗影笼罩大地。是我到河边汲水的时候了。晚空凭着水的凄音流露着切望。呵，它呼唤我出到暮色中来。荒径上断绝人行，风起了，波浪在河里翻腾。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回家去。我不知道我会遇见什么人。浅滩的小舟上有生人默弹琴瑟。”看了这样的诗句，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如果你并不了解其中的宗教意义，起码可以感受到那扑面而来的神秘气息。这也就是为西方的人们所喜爱的泰戈尔诗中的神秘主义。

泛神论、泛爱论和神秘主义是泰戈尔哲学思想中三个躲不过的认同。也许诗人自己并不太认同这样的评价，但我们姑且先承认了它们，它们毕竟代表了其哲学思想的一部分的风貌。

3 艺术观的中心：人神关系

“你赐给我们世人的礼物，满足了我们一切的需要，可是它们又毫未减少地返回到你那里。河水有它每天的工作，匆忙地穿过田野和村庄；但它的不绝的水流，又曲折地回来洗你的双脚。花朵以芬芳熏香了空气；但它最终的任务，是把自己献给你。对你的贡献不会使世界贫穷。人们从诗人的字句里，选取自己心爱的意义：但是诗句的最终意义是指向你。”泰戈尔认为艺术最终的目的是要揭示神或“梵”的世界，而人（我）为了达到与神的合一而一生奔走。“我像一片秋天的残云，无主地在空中飘荡，呵，我的永远光耀的太阳！你的摩触远没有蒸化了我的水气，使我与你的光明合一，因此我计算着和你分离的悠长岁月。”但是神的世界是和现实世界有着密切联系的，因此，艺术不能不反映现实世界的生活。“你潜藏在万物的心里，培育着种子发芽，蓓蕾绽红，花落结实。”神是无形和无限的，神化身为一切。“我相信在一朵小花里，有一种活力潜伏在美里，这活力比最大的炮还有力量。我相信在鸟的声音里，自然用大于雷霆的力量表现它自己。我相信有一种理想飞翔于地球之上——一种天堂的理想，这不单是想象力的结果，是究竟的实在，一切东西都向了它行动。我相信这天堂的幻想，在日光、碧草、泉流、美满春光里和

冬天早晨的安详里都可以看到。在这地球的无论什么地方，天堂的精神是觉醒的并且发出它的洪声。”神与人的性质虽然有很大区别，但他们的关系是互为彼此的。就好比歌者唱歌便另外有个自我在里面，情人在他的情人中可以寻着他的另外的一个自我。“你使我做了你这一切财富的共享者。在我心里你的欢乐不住地遨游。在我生命中你的意志永远实现。因此，你这万王之王曾把自己修饰了来赢取我的心。因此你的爱也消融在你情人的爱里，在那里，你又以我俩完全合一的形象显现。”诗人就是在这有形与无形，有限与无限的人神关系中上下求索。

3.1 “人”是宇宙的人

简单地说，人神关系是泰戈尔艺术观的中心。但要细致地理解，两个关键词“人”和“神”仍需做特别的解释。一般地，我们说的“人”无非两个意义：自然人和社会人。但在泰戈尔那里，在印度古老的宗教传统中，“人”的意义不是这两个中的任意一个，而是——宇宙的人。这个意义可以和吠檀多一元论中“梵我一如”的“我”的概念相通。“我”又包含两个：“小我”和同梵的“我”。即宇宙精神的一部分。“小我”是神以有限的形式给的赐予。从“小我”中走出来，乃是一切修行的目的。“被我用我的名字囚禁起来的那个人，在监牢中哭泣，我每天不停地筑着围墙；当这道围墙高起接天的时候，我的真我便被高墙的黑影遮蔽不见了。”“我独自去赴幽会，是谁在暗夜里跟着我呢？我走开躲他，但是我逃不掉。他昂首阔步，使地上尘土飞扬；我说出的每一个字里，都掺杂着他的喊叫。他就是我的小我，我的主，他恬不知耻；但和他一同到你门前，我却感到羞愧。”

理解诗中的“人”为宇宙的人，更可以看清他与自然实在的关系。泰戈尔的诗句中描写自然的部分为什么亲切动人，是因为他们加进了人的感情，充满了人格的力量和人的声音。我们的情绪正像溶液一样，把这个外象的世界融化成一个亲切的有知觉的世界。泰戈尔把艺术归于心灵，艺术只是“人”的表现。是“人”同世界的友好对话。

3.2 “神”不是上帝，是神化了的宇宙

我们一般见到的宗教，如基督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常要求同一宗教下不许有两种信仰，于是压抑个人情感和个性而绝对对神的服从就成为不可避免。而印度教与其谓之宗教，毋宁谓之哲学。在泰戈尔的诗歌里，神的概念与“梵”相兼，并与印度教“毗湿奴派”、伊斯兰教苏菲派、锡克教等

神秘主义泛神论有关。泰戈尔的“神”，并非全能的下命令的主宰者，不是上帝，不是英雄，也不是神化了的人，而是神化了的宇宙，是“梵”的亲证，是宇宙魂，是全人类。“神”不是远在上天，也不是只在庙里，而是在我们家里，神一再出生为我们的孩子，是个“永恒的儿童”，因此宗教歌曲就是爱情歌曲。“在婴儿的四肢上，花朵般地喷发的甜柔清新的生气，有谁知道它是在哪里藏了这么许久吗？是的，当母亲还是一个少女，它就在温柔安静的爱的神秘中，充塞在他的心里了——这就是那婴儿四肢上喷发的甜柔新鲜的生气。”他无所不在，他“穿着破敝的衣服，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行走”，他与祭祀、仪式、庙宇等没有根本联系，他是生命之本。

4 艺术观的性质：感情与直觉

“诗人是剥去了理智而充满了神的人。”人类的情绪力量除了应用在自己的生存目的以外，尚有许多剩余，这个剩余的情绪发泄而成为艺术的创作品。泰戈尔的诗充满了强烈而真挚的宗教感情。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希罕物。这种感情来自于他的生命观。但他的诗不是没有想象力的抄袭生命与物质，诗人的目的是在启示事物内包含的生命，物体内藏着的灵魂。诗像酒一样，是酿出来的。他的艺术观的性质完全是出于感情的，但感情可以醇到了理性。

泰戈尔对生命的意识是强烈的。他的宇宙有同一的生命，“就是这股生命的泉水，日夜流穿我的血管，也流穿过世界，又应节地跳舞。就是这同一的生命，从大地的尘土里快乐地伸放出无数片的芳草，迸发出繁花密叶的波纹。就是这同一的生命，在潮汐了摇动着生和死的大海摇篮。”生和死，欢乐和痛苦，生命吐出的果子是他情感的源泉。“就是这笼压弥漫的痛苦，加深而成为爱、欲，而成为人间的苦乐；就是它永远通过诗人的心灵，融化流涌而成为诗歌。”“我生命，这是应该静坐的时光，和你相对，在这静寂和无边的闲暇里唱出这生命的献歌。”诗人的生命观是爱、光明和欢乐。“你简单伟大的赐予——这天空和光明，这躯体和生命与心灵”；“用你的生命把爱的灯点上罢”。“我的一切幻想会燃烧成快乐的光明，我的一切愿望将结成爱的果实。”那完全是一种宗教的欢乐：“让一切欢乐的歌调都融合在我最后的歌中——那使大地草海欢呼摇动的快乐，那使生和死两个孪生兄弟，在广大的世界上跳舞的快乐，那和暴风雨一

同卷来，用笑声震撼惊醒一切的生命快乐，那含泪默坐在盛开的痛苦的红莲上的快乐，那不知所措，把一切所有抛掷于尘埃中的快乐。”

“在断念屏欲之中，我不需要拯救。在万千欢愉的约束里我感到了自由的拥抱。”不要抽象和理性，诗人对神刹那的领悟依靠直觉。“我永不会关上我感觉的门户。”一方面他认为我们的感觉是由于外部世界作用于我们感官的结果所产生的，这种观点接近了旧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真正的认识”是不依赖于外界而独立存在的，达到“真正的认识”的方法不能靠科学的分析和综合，而只能到人的内心的洞察和直觉。他的诗中不要抽象，而要他的那个人，人心，人性，人的感情。

5 关于艺术的美

虽然泰戈尔诗歌的美已给人以巨大的享受，但在泰戈尔看来，“艺术的美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它的完全的和最终的目的。”美不过是用来为更有力地表现我们的人格的工具而已。他反对自然主义。他认为诗比事实更真实。美是真理不是自然主义，诗是创造不是抄袭。他批评“为艺术而艺术”，

他说“为艺术而艺术”是一种西方的“声名狼籍”的观点。

他有他自己的美学趋向和特点。那便是和谐、韵律和质朴。而这一切都与他的哲学思想息息相关。他在分歧中求统一，在对立中求和谐，企求以人的感情来创造艺术，解决世间的矛盾。冲突与混乱不是最后的东西，“生命中一切的凝涩与矛盾”终将“融化成一片甜柔的谐音”。他晚年所创作的画很像20世纪出现的一些所谓的现代流派，其实也是这一种艺术观的体现。

韵律便是这种和谐趋向的产物。他的诗是散文化的，没有硬的韵脚，但却有一种内在的韵律。他在诗中的激情，正如飞泻的瀑布，使人感受到一种自然的“情韵”。同时他在散文诗中大量使用了复合辅音，犹如我国近体诗中的平仄相间，形成了明显的节奏。据说他的孟加拉文诗更是富于音乐感。

质朴是他诗歌的另一个特点。他说“我的歌曲把她的装饰卸掉”，他认为“那穿起王子的衣袍和挂起珠宝项链的孩子，在游戏中他失去了一切的快乐；他的衣服绊着他的步履。”所以他的献神的诗篇是那么的富于生活气息。

参考文献：

- [1] 华宇清编. 泰戈尔散文诗全集 [M]. 上海: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0.
[2] [印] 帕德玛 苏蒂著. 欧建平译. 印度美学理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 [3] 张光麟编. 中国名家论泰戈尔 [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4.

Tagore 's "GITANJALI" and His Artistic View

SONG Yue

(Hebei Radio & TV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71)

Abstract: Tagore 's "GITANJALI" is a song dedicated to God. It is filled with intense and sincere religious feelings. It reflects that Tagore 's artistic viewpoint comes from his philosophic ideas: the three unidentified identical elements —— pantheism, par-love, and mysticis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God is the centre of his artistic view. In his viewpoint, "artistic beauty is only a tool, not the whole and final aim."

Key words: Tagore; "GITANJALI"; artistic view;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God

(责任编辑 张春明)